

第十一回 哭皇天平康寄恨 醉風流金屋謀嬌

詞曰：

今日何時，此中何地？思來想去令心碎。旁人說與不關情，關情惟有潸潸淚。哭告皇天，盡人遮庇，如何獨把奴生棄？告天天再不垂憐，拼遊地下相迴避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卻說秀媽送客去後，復喚翹兒聽說完了六、七二法。六曰走。此法乃計中行計之妙。他嫖得手頭空乏，要娶又無資財，欲嫖又無錢鈔。前法已施，後事難繼。要打發他出門，止有一走法，可以騙得他動。或約他走到何方，或叫他討船何處，哄得他確信無疑，到了那日，收拾起身，一頭撞破，聲言要拿送官，他自然沒趣去了。此散兵之計，他祇道緣慳分淺，被人撞散好事，哪知計中拖刀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欲散窮坯不出門，此中妙計走中尋。

縱教聰慧過顏閔，豈識包藏有禍心。

七曰死。人生祇得一個死。若是接一個客人，便死一身子，也沒有許多身子死得。此乃假死，非真死也。兩人好的時節，看他心有動搖，便道我生是你家妻，死是你家鬼，我是定要嫁你的。你若不娶我，我死也死在你身上。他若是有大有小，明知他不能娶你，便道我不能嫁你為妻，枉替你恁般相得。我雖接了多年客，那個象得你恁般溫存，知疼著熱。你既不能娶我，我替你雙雙同死，也強似活，分離在世上。正是在世不能結同心，死後願為連理樹。不怕他不傾心在你身上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致之死地復能生，最妙機關暗用情。

阿儂參得其中奧，閃殺風流賺殺人。

曉得了這七字陰符，就好行登壇雜技。立在門前，過客看你一眼，便要笑臉相迎。若牙齒生得好，便微笑露齒，以獻其美，名曰‘獻銀牙’；腳小不歪者，以腳踏門閭，低首自視，名曰‘鳳點頭’；若身材美艷，便立出一少，名曰‘獻身說法’。手好則半露春纖，或眼角而傳情，或閑吟而丟俏。無非欲勾引他春心，打動他慾念。通斯旨，可與為妓矣。」

翠翹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兒善領會矣。」祇因命犯桃花劫，任你清真也是淫。

翠翹既身入火坑，才技容顏無不第一，名傾一時。王孫公子求一見以為榮。胡琴詩學之名，揚溢遠近。都稱道馬翹兒能新聲，善胡琴，動人心，引人魂，博一笑，值千金。翠翹每每回想出身是甚等人家，生平是何等期許，今日卻墮落在這孽海罡風中，何年月日乃有出頭日子？深自怨恨，因為《哭皇天》以志其不平：

余生命薄家不造，捨身救父落火坑。

也曾輕身蹈白刃，豈肯甘心做下人？

無端陷入奸人彀，渾身是口難辯明。

將奴捆吊高梁上，打得皮開鮮血淋。

疼死三番昏四次，哀哀求告不容情。

求告百般方肯住，要奴招成願棄迎。

奴生本是深閨女，怎識風流賺騙情！

聽他一一從頭教，無恥無廉醜殺人。

學成枕席妖狐態，夜夜喬妝去伴人。

人未眠時不敢睡，人如睡熟莫虛驚。

既要留心怕他怪，又要留心防他行。

客若貪淫恣謔浪，顛倒溫柔媚心容。

熟客相逢猶較可，生客接著愈難承。

任他粗豪性不好，也須和氣與溫存。

媽兒祇貪錢和鈔，不分好醜盡皆迎。

鮮花任教拈藤伴，美女無端配鸞生。

牙黃口臭何處避？疾病瘡痍誰敢憎？

若是微有推卻意，打打罵罵無已停。

生時易作千人婦，死後難求無主墳。

人生最苦是女子，女子最苦是妓身。

為婢為妾俱有主，為妓死生無定憑。

我今翻成皇天哭，一字吟成萬結心。

寄與青樓多嬌艷，乘早抽身出火輪。

莫待冷落門前日，淚灑西風泣斷魂。

此詞一出，聞者傷心，見者墮淚。翠翹以胡琴撥之，淒怨悲愴。莫說姊妹行中聞者俱號泣不能仰視，即如秀媽之狠毒，聽了亦覺潸然淚下。

且說此地有一遊學書生，姓東名守，字其心，乃常州府無錫縣人氏。父親開店臨淄，從父到此。年方弱冠，家事富饒。娶妻宦氏，乃吏部天官之女，既美且慧，祇是有些性酸，卻是酸得有體面，不似人家妒婦一味欺壓丈夫。他卻要存丈夫體面，又要率自己性情。又不肯分家於人，卻又能使人不能分其愛。又有一付奇妒奇才，能制人而不制於人。這東守才智那裏及得他來。所以，

多，宦氏井井有法。

束守雖有外心，祇落得眼飽而已。因從父遊學到此，聞馬翹新聲之妙，胡琴之美，叫書僮拿了拜匣，備四匹尺頭，瞞了父親，同一幫閑，姓步名賓，來訪馬翹。翹適不在，遲數日又至，乃得一晤。送上拜帖禮物，翠翹道：「有勞光臨，已增榮寵，遽承厚禮，何以克當。」束生道：「久慕芳卿，無緣少晤。薄具不腆，非敢言敬，聊表寸心之企仰耳。」又送束道銀三兩。秀媽盛設款待。此日極烹龍炮鳳之奇，羅猩猩豹胎之異，傳翠飛觴，呼盧喝盞。馬翹用了幾杯酒，臉媚桃花，柔性雅語，愈覺風流可愛。但見：

茂矣美矣，諸好備矣。盛矣麗矣，難測究矣。上古既無，今世未見。環姿瑋態，不可勝讚。其始來也，躍乎若朝曦初出；其少進也，皎乎若明月舒光。美貌橫生，燁兮如花；恣態肆露，溫乎如玉。五色並馳，不可殫形；詳而視之，奪人目精。其盛飾也，則羅紈綺縠，盛文章，極服妙，彩照萬方。毛嬙障袂，不足程式；西施掩面，比之無色。步依依兮曜殿堂，宛若采鳳兮乘雲翔。

束生看了，快心樂意，道：「小生雖不擅詩韻，但遇此美貌佳人，豈可無贈？不揣鄙陋，漫綴俚詞，以紀今日之幸會云。」

詩曰：

有美有美皎如玉，無瑕無瑕宛似仙。

從來未識芙蓉面，何幸相逢玳瑁筵。

纖手持觴明月下，晚妝臨鏡寶鏡前。

閨中逸俊知多少，此樂當為第一篇。

歌罷，酒闌人散，攜手歸房，恩愛甚篤。其後又值束生之父回南，無人督率，更得大展其情。二人劇飲狂歌，吹蕭度曲，對月聯詩，逢時玩景；一連三月有餘，留戀馬家。束生揮金如土，馬家個個歡喜。束生貌性溫和，風流大雅，馬翹亦十分相得。

一晚，翠翹浴起，愈覺嬌艷橫生。束生因說道：「宋玉之讚神女云：‘嬋被眼，倪薄裝。沐蘭澤，含茗芳。性和適，宜侍旁。順序卑，調心腸。’殆以讚卿也。」翠翹道：「遠之有望，近之既妖。君何索妾之重比也？」束生道：「私心獨悅，樂之無量。端詳卿狀，殆非風塵中人也。貌豐盈以莊妹，苞溫潤之玉顏。眸子炯其精朗，了多美而可觀。眉聯娟以娥楊，朱唇的其若丹。素質乾之醴實，志解泰而體閑。既婉孌於幽靜，又娉娉乎人前。不意風塵中乃有此種異品，令束生又妒忌又眷戀也。今見卿浴罷殘妝之態，亦是罕遇，偶作數言，以志浴景。」

詩曰：

月夜青樓倒玉壺，美人乘醉潔瑤瑜。

冰肌蟾魄爭明媚，雪態花陰半有無。

初起帶羞呼伴拭，乍行含笑倩人扶。

淋漓快入芙蓉帳，枕上低聲唱鷓鴣。

翠翹道：「盛揚之下，難負美名。承君過愛，急欲一和。偶忽動塵外之想，筆為鄉思所攔，姑俟他日。」束生驚道：「然則卿非秀媽女乎？」翠翹道：「郎君無問此斷腸事，一時不能罄談。且去睡覺，慢慢對你講來。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束生聽了，愈加驚訝，定要問他起根髮腳。翠翹道：「妾乃瓶花，公乃浪蝶。東皇固自有主，一枝聊供採玩足矣，公何索之深也？」束生道：「我實欲娶子，故諄諄致問。」翠翹道：「娶妾難，從良不易，何敢輕口也？你今在平康隊裏，見我個儻風流，綽約多姿，故十分錯愛。若一到你家中，這些琴棋書畫，詩詞歌賦，都用他不著。洗清鉛粉，作良家行徑，你就未必如此愛我了。況我嫁了你定要跟你回家，單單祇靠著你一個。父母念頭也靠著你，親戚念頭靠著你，連一行一止俱靠著你。你乃青年士子，令正乃侯門小姐。兩下青春，極稱和美，添了我一個便有許多說話，千萬議論。好端端的夫婦，為我一人攪得參商反目，其罪盡在我矣。況郎之權力果能庇我，我雖問了你們夫婦的恩愛，也還討得安身；若靠著個女平章，輕則鞭撻，重則斷送。我馬翹求脫火坑，又受害難，倒不如在此苟延性命。有朝孽滿障消，少不得還我個收場結局。我與你逢場作戲，露水夫妻，可聚可散，你不十分深求我，我亦不十分厚責你。平平淡淡，盡有鏡花水月光景。子妹不言嫁，不能深中子弟之意。難道你講要娶我，我倒講不嫁你？實是此事，退椿至難至重，不可輕易的。」

束生長歎道：「卿言至此，事始慮終，深覺有理。但我討你之念已起，雖有擺脫之心，終不止已。發之願，若不能娶馬翹以遂此心，非丈夫也。」翠翹微笑道：「郎君太認真了。」束生道：「事到其間，安得不認真？你若不嫁我，我就死在你身上。」翠翹道：「嫁亦不難，但恐嫁後不如今日耳。」束生便發誓道：「若束守娶了馬翹，後日變心不似今日者，天不覆，地不載。」翠翹道：「郎君勿發誓，要我嫁，須是要依得我一件事。」束生道：「說來！莫說一件，十件也依你。」翠翹道：「我少不的要嫁的，你乃風流士子，博學才人。嫁了恁的一個丈夫，也不虧了我。但我是受人牢籠怕了，我卻不跟你回無錫去，祇在你店中居住便使得。」束生道：「我原不打點帶你回南。我各居半截，兩邊分住，討你正是此意。難道帶你回去，看內子們嘴臉？婦人家，眼不見也罷了，見時未免有些氣蠱。我如今娶了你，也就不帶你到店中，有的是空屋，且安居住下，等家父回店，說個明白，然後到店中住不遲。」翠翹道：「君說倒容易，祇怕能說不能行。」束生道：「祇要卿肯嫁我，漢家自有制度。家父極是愛我，縱然有話，不過說兩句便罷了，有甚大事。」翠翹道：「你莫看得我此身輕易了。我既嫁了你，出了馬家門，雖刀斬斧砍，鼎烹鋸解，死也死在你家裏，是決不喫回頭草的。不要令尊來不要我了，又打發我回馬家。今日替你講明，做得做不得，切莫強做。不要害得我翠翹出乖露醜。」束生道：「翹娘不必深慮，決不至於此。」翠翹道：「但願不應我話，便是妙境。」束生大喜道：「說過你嫁我了？」翠翹道：「有甚不嫁你，祇怕你娶不成，或娶了多故耳。」束生道：「但願你肯嫁，諸事我能任之。」翠翹道：「然則妾願事箕帚矣。」束生聽了大喜，方攜手歸房同宿。正是：

得成比目何辭死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不知翠翹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